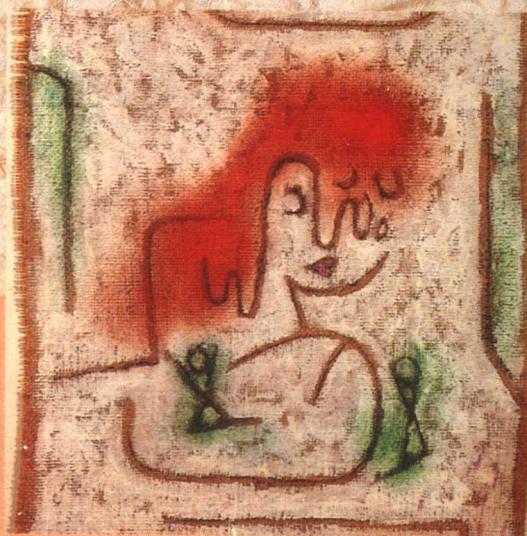


青衣人

井上靖 著

林水福 導讀



久大文化

日本文學

036

青衣人

井上靖 著

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譯

日本文學 036

青衣人

作者／井上靖

譯者／石榴紅文字工作坊

執行編輯／林曉慧

發行人／張英華

印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92 號 9 樓之 5

(02) 7763141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總經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 392 號 9 樓之 5

(02) 7763141

訂書專線／(02)7720432

傳真機／7115545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版／1991 年 6 月

定價／180 元

ISBN 957-41-0144-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導
讀

林水福

絕望的愛

一

《青衣人》是井上靖於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發表的小說，在新潮社發行單行本之前，由《婦人畫報》連載。《婦人畫報》是一本以婦女為對象的綜合性雜誌，登載的小說，一般是中間性小說或大眾小說。這篇《青衣人》也不例外。

一一

如果您不先看書後龜井勝一郎氏所寫的「解說」，對於作者為何取名為「青衣人」或許不解。龜井氏的解釋；本書命名為「青衣人」，那是一種戀的亡靈。事實上，本書一直到結尾部分，從未直接點出「青衣人」為誰。因此，我想先對題名提出一點看法。

具體而言，本書題名「青衣人」指的是書中女主角——三浦曉子。在結尾的地方，男主角境道介偕女主角的侄女木谷鈴子，要趕去下田地方，找尋三浦曉子，以免她自尋短見：

坐上汽車時兩人（注、指境道介與木谷鈴子）交談了短短幾句話，以後一路保持緘默，約莫過了兩個小時，汽車進入沿著狩野川、寂靜的下田街道。

這是一趟不可思議的旅程。道介一直望著窗外。如果真有萬一，曉子不無可能一個人步上這條路，大約兩個月前和曉子一起乘車飛馳時，盛夏的陽光還照著一片片雜木林，如今則是秋天微弱的白色光芒照耀著山的斜面，以及彷彿不斷有風吹著，像細長帶子般流動的街道。

每當眼前浮現曉子穿著青色和服站在半島頂端的岩石上時，道介就如同忙亂地想追逐那幻影般，不時將小杯威士忌往口裏送。

細心的讀者或許也會發現到古邊引用文，尤其是第三段的重要性。誇張一點地說，這裡把本篇小說的主題、結局都濃縮在這裡。「青」是清澈透明的青天的顏色，

象徵幸福和希望。如比利時詩人、劇作家的梅提爾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一八六二—一九四九）的「青鳥」即象徵幸福；聖母瑪利亞的青色衣服即希望的象徵。在西方，青色表示身分高貴，一般認為是最高榮譽的顏色。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反面與「絕望」同義。如「blue Music」是悲傷的音樂之意。

所以對如男主角而言，在「穿著青色和服」的三浦曉子身上，存在著「希望和幸福」；但是「希望和幸福」卻與「絕望」比鄰而居，最後，故事的結局，境道介在曉子那兒幻滅、絕望了！

不僅如此，木谷鈴子因被情人八田光太郎所拒，到琵琶湖欲尋短見，因而認識了境道介；後來才知道她的阿姨三浦曉子，婚前與境道介有過一段感情。故事的發展，鈴子後來還到道介的工作室，頗有以身相許之意；但是道介仍然心繫曉子，不為鈴子所動。等到最後鈴子才發覺到「她愛阿姨遠於任何人，和阿姨相比，對道介的思慕之恨根本不算什麼。」然而現在「阿姨會不會已經在某處嚥下她最後的一口氣呢？」因此，對鈴子而言，何嘗不是也以「絕望」結局呢？鈴子對阿姨曉子的感情，已然超出一般親戚之間的感情，算得上是一種同性戀吧！

故事中出現的幾對男女情人，都沒有完滿的結局。境道介與三浦曉子如此，而木谷鈴子與她原先的男友八田光太郎也沒有結果。八田光太郎因鈴子的關係也認識了阿姨曉子，之後竟轉而暗戀曉子，對鈴子的感情自然冷淡下來了。

而小說中有正式婚姻關係的三浦曉子與大夫三浦清高，兩人的感情世界又是如何呢？在鈴子眼中，她倆的感情是這樣的：

初次踏進曉子和清高家門，鈴子就敏感地感到他們在演戲，就好像沒有任何風波的平靜家庭，夏天裡，這對夫妻時常坐在院子池子邊的餐桌旁一起吃飯。猛一看，確實是理想中大學教授的家庭情景，但其中並無一點愛情存在，兩人只是互相欺騙地說些溫柔體恤的話。

而曉子本身又是如何一番感受呢？以下是曉子去探望鬧自殺的姪女鈴子後回到家的一幕：

車站前的商店街，只有半條較熱鬧，以後就是黑暗的坡道了。上了坡道向右轉，

就是未遭破壞的住宅區，三浦高的家就位於那裡。

……

曉子以稍異於平常的步伐，往上向不知走過幾千幾百次的坡道走去。

曉子也注意到自己的腳步有些遲緩……看到自家二樓流瀉出的燈光時，曉子終於明白自己內心的狀態正是一種悲哀的感情。……

曉子吃完飯後上了二樓，在走廊敲了敲門便自行開門進去。

「回來了。」清高轉了一下旋轉椅，用無論何時都觀察著對方的冷淡眼光望著她。「火車擠嗎？」

曉子出發到京都那天，在丈夫桌上一束稿紙的最上面看到「匈奴社會組織之考察」的字樣，她想，目前匈奴已經變成丈夫的愛人了。

曉子與丈夫的感情從右邊引文中可見一斑，毋庸贅言。而境道介與妻珠江之間，仍然只維持著法律上的婚姻關係，並無感情可言。

三

本篇中沒有火辣辣的感情，也看不到因違背倫理或因宗教的感情所引起的自責，似乎只純粹提供讀者一種「絕望」的愛情模式——小說中的幾對男女情人，無論有無婚姻關係，皆未迸發出愛的火花，不是郎有情妾無意，就是徒具有夫妻之形式而無夫妻感情之實，因此從感情上來說，似乎都在平衡線上跑，並沒有交叉點。

最後，對於龜井氏在〈解說〉中所說的「原則井上氏尚無失敗之作」，如果不是出於站在朋友立場，盡點捧場義務的話，我個人對龜井氏的「鑑賞力」感到懷疑！

目次

井上靖年譜	解説	—	導讀
239	233	1	—

一

直到四點半茶房在臥鋪窗帘對面大聲叫喚爲止，境道介一直處於熟睡中。列車行經米原後他開始打盹兒，過橫濱後不久就睡著了，車子在五點準時抵達大津。

境道介走到一半便後悔沒帶外套。步下到微暗的月臺，他先點燃一根煙，在黎明冷冽的空氣中吐著煙霧，然後單手提著小提包，和即將開動的火車並排，朝月臺的階梯走去。

琵琶湖的遊覽船預定十點駛出大津海邊，這期間有將近五個小時要打發。除道介外，大清早在大津站下車的只有兩、三人，不久，這兩、三個人也將各奔前程，車站前的廣場只剩道介一人。

道介把煙蒂踩熄，暗忖著五個小時要如何消磨。還是到旅館去問問吧！當道介才走了不過五、六步，背後就有人叫住他。

「往琵琶湖汽船開船的地方是不是直走就到了？」

一看是個年輕的女孩，衣著華麗，但還不脫女學生的氣息。

「我也是第一次來，不怎麼清楚，但不管到那裡的船，不到九、十點是不會開的。」

「糟了！」

對道介來說，她那種被深深困擾而瞪大眼睛的表情，已是遙遠而顯得有些新鮮的記憶了。

「我也打算坐琵琶湖的遊覽船。我在列車上查過了，是十點開的。」

「你從剛剛那班火車上下來的嗎？」

「是的。」

「我也是。」

輕微的興奮使這少女顯得親切些。道介覺得，不管從那個角度看來，對方的個性都像是不愛說話而有些任性。像他這種三十八歲的年齡，加上睡眠充足而頭腦清晰，實能夠輕易觀察這樣年輕的女性。

「我也想立刻搭乘遊覽船，可是沒辦法。」道介瞄了一下手錶，五點才過十分。

「那麼，我只好去打發時間了，再見。」

少女又轉了轉那予人印象深刻、明亮而烏黑的大眼睛，然後離開他，迅速朝對面走去。那種走法使道介有被遺棄的感覺，而略感不快。

目送少女的背影一會兒，道介突然感到詫異。那兩手插在灰色外套信步前行的少女背影雖然輕快，卻總覺得那裡不足，這時，他才注意到，女孩除了掛在手臂上的包包外，其他什麼都沒帶。

道介選了一家靠近車站、規模較大的旅館休息。洗了澡，吃完早餐，還有兩個多小時，他遂利用這空檔寫了封短箋給在伊豆療養所的妻子珠江。

突然想來琵琶湖乘船——剛寫下這樣的句子，「突然想來」這句話，便令道介擔心珠江那病人特有的神經，又不知會做何種無理的想像，因此，他將特地寫的明信片撕毀。

雖然是信筆寫下「突然想來」，但實際上這確實也是道介何以前來琵琶湖的原因。在捏弄著泥土製作花瓶、茶碗之類的器具時，道介每每為未經人工雕琢的自然形態惹得感觸良多，這次的情形亦然。

離十一月開個展所需的作品大致已齊備，剩下的工作只是裝箱題字送到百貨公司而已，直到那時有些閒暇，道介便想趁此會一會在京都的陶藝家兼摯友的山口一二

郎，同時因為沒什麼特別要緊的事，便想在琵琶湖上泛泛舟了。

在兩、三年前，他從不曾嚮往過琵琶湖的風光。但也許是年齡的關係吧！對於膾炙人口的名勝突萌親近之念，而且與其說是被該地的自然之美所吸引，毋寧說是想在那裡發思古之幽情。

琵琶湖名列近江八景之一，風景想來不過爾爾。但由於過去對這樣的地方不屑一顧，所以此時才會想重新瀏覽一番吧！當然，單憑幾個小時的船程，是不可能把近江八景給遊遍的，但總覺得若能在船上遠眺旅行指南照片上所看到的堅田聚落和比良的山形，那麼這趟短暫的旅行也算不虛此行了。

他因為不能坦然將自己的心意傳達給妻子，因此感到有點悲哀，也有點氣惱。對方既是疾病纏身數載的病人，當然不能真動氣，但這趙似乎是自己有生以來最幸運的短暫旅行的小小喜悅，竟不能為人所見容，想想著實可悲。

但這並不完全繫於珠江生病，健康的人或多或少也會這樣。即使是在無心機地捏弄泥土的世界裡，也有許多無法預料到的麻煩事。

例如在大百貨公司開新作個展，從開幕以前就有種種的臆測與傳言，待一旦揭開個展序幕，來自各種對於作品的批評與解釋，又一定會傷害到自己。

但，不管怎麼說，作品完成的喜悅是專屬於自己的，而且無論何時，獨享那份專屬於自己的喜悅的欲求都是那麼熾烈。這次的關西之旅，一方面是嚮往自然風光，另一方面則是爲了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心。或許不擾及任何人，而獨享這次展覽會作品完成的喜悅，乃是此行的最大目的吧！

從九點起，一直籠罩著陰霾的天空總算露出一點陽光。那是晚秋微弱的陽光。

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越過小鎮並排的房子，異於海浪的水波正互相擁擠著，溢滿的湖面上擴散比海更深的黑色。

道介躺在床上，直到差一刻十點才踏出旅館。

一一

那艘叫H丸的汽船比想像中大，有六百噸。雖有三、四百個乘客，但二等艙只有三十人左右，十分空曠。

四周嵌著玻璃，船艙相當明亮，但在微弱陽光照著海面的晚秋，整個艙內還是有

著些許寒冷的感覺。

道介坐在左舷靠窗的位置。船一開動即必須在此待上數小時，一想到這裡，道介就覺得有些受不了。當厭倦了窗外的景致，迷迷糊糊地閉上眼睛，隨著船身晃動，說不定也是快樂的享受呢！

比良確實名不虛傳，但從湖上望去，堅田一帶卻比想像中來得貧乏。湖岸看來有點雜亂，其間的浮御堂在廣大視野中現出貧相，但凌霄在浮御堂與汽船波間的不知名水鳥羣，那小小白色的影子，像紙屑般在波間隱現，看起來卻很美。

約莫兩小時過後，當右邊海面浮現平凡的島影時，船開始劇烈搖動，浪花敲擊著窗，不知從那裡吹來的冷風襲向道介的座位。

幾個和道介一樣坐在左舷位置的乘客紛紛移向右舷，道介也跟著在窗邊唯一的空位上坐下來。

道介剛換座位不久，茶房領著一位女客在道介桌子對面坐下，一看原來是早晨在車站前交談過的少女。

在看到她瞬間，道介本想點頭打招呼，但見到根本不理睬、不客氣的視線後便打消這念頭。